欣，他一点都没有发现有人在拍他，而是专心慢跑，表情沉浸在思考中。

20 年来，每年有海量的活动、拍摄、会议来邀请刘慈欣，邀约数量一般会伴随大型事件涨落：可以分为《三体》电视剧上映、《流浪地球》电影上映、《疯狂外星人》电影上映等与他强相关的事件，和科幻、科普、技术等领域大型会议等与他弱相关事件，以及科技类品牌活动等。而他的选择一直是：能不去就不去，能不发言就不发言。



上图：《烧火工》沉浸体验空间全球首站首日。
供图 / 姬少亭

从弱相关事件来看，刘慈欣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和加深，也就是各个领域梦寐以求的“破圈”。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现象：从航天到 AI，各个领域都渴望从一位作家身上得到启发。“我说不上来什么，他们才是专家。我只是一个作家，负责想象。”他说。

在所有的邀约中，他最不会推脱掉的，就是观看航天发射的邀请。

2015 年，刘慈欣受邀前往酒泉发射基地观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“悟空”的发射。一位发射中心的地面工作人员得知自己的偶像前来，自告奋勇来做讲解。在热情讲解之后，他问刘慈欣：“您作为科幻作家，会不会看了我们的指控中心和我们工作人员很失望，因为现实就是这样，很平淡，它没有科幻小说里描述的那么激动人心。”

刘慈欣大吃一惊，他说：“不不不，你完全搞错了。在我们搞科幻的人眼中，你们才是英雄，你们做的事才是惊心动魄的。”

回家后刘慈欣为未来事务管理局的首届“科幻春晚”写下了短篇小说《不能共存的节日》，讲述人类探索太空与沉溺虚拟技术之间的矛盾，再一次用小说的形式表达自己渴望太空探索的核心观点。

“假想你所在的城市就是整个宇宙，银河系就是你身处的那幢大楼，太阳系是大楼的地下室，而地球就是地下室里一个窄小的储物间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个储物间里，储物间的门锁十分牢固，我们在有生之年不可能打开它。”他在 2017 年写给杭州学军中学高一学生马程田的回信中写道。

这个比喻流传很广，而很少人读完这封信的后面几句。“科幻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知道大楼和整个城市的存在，虽然门仍然紧锁着，但它用想象力走出了储物间和地下室，走上楼顶，鸟瞰城市壮丽的风景，甚至走出大楼融入城市，逛商场和公园，结识各种各样的人。它让身处狭小空间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渺小，让他们的思想驰骋在广阔的时空中，让其中一部分人产生冲出储物间的强烈欲望，这些人中又有一部分人会将这种欲望付诸行动。”他写道。

“我是一个科幻迷”

假如他没有写过《三体》，